

五一,为劳动者点赞

无论多艰多难,他们总是奋力前行;无论多脏多累,他们总是默默承受;无论休息放假,他们总是不息劳作……他们,是普通而又辛勤的劳动者,因为他们,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在五一这个劳动者自己的节日,我们向在一线辛勤奉献的劳动者说一声:辛苦了,谢谢您!

在此,本版刊出两篇描写劳动者的文章,分别讲述在西藏高原背水而行的搬水工尼玛多吉,和在杭城从事窰井清淤工作的李建国的故事,以此向节日里的劳动者致敬,为劳动者点赞。

A 把水背上布达拉宫,农夫山泉搬水工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尼玛多吉:最后1%的工作,我来完成

农夫山泉有一条广告《最后一公里》,开头是一位藏族青年唱着藏族歌曲开着车,到藏族高海拔地区送水。这位青年就是尼玛多吉,一位1980年出生的藏族青年。4月28日,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获得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尼玛多吉,又名普穷穷,是农夫山泉公司川藏大区在西藏海拔最高地区的一名一线普通员工。他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送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同事完成了99%的工作,最后的1%是我来完成。”

但这是艰难而特殊的1%。由于西藏没有城市仓库,从几千公里外运送过来的农夫山泉一到拉萨火车站,多吉就要直接将水装上卡车送往各个终端销售点。

西藏那么大,县与县之间路途非常遥远,一路上要翻越好几座5000、6000米海拔的高山。

把水背到布达拉宫等地点

在西藏,多吉主要负责的区域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等,这些建筑附近的终端零售店,就是多吉每周要拜访的客户。为了保护古迹,多吉驾驶的卡车不能直接开到这些店的门口。如何将一箱箱的农夫山泉送到小店?多吉选择了最原始的方式——把农夫山泉绑在背上,用人力扛上去。

整个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但是多吉觉得,水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拉萨来,完成这最

后1%的工作,是他最重要的职责。其实,尼玛多吉文化水平不高,13年前,他刚到农夫山泉公司工作时,除了放牧,其他几乎什么都不会。

一开始工作时,多吉的汉语也说得不好,日常与汉族同事的简单沟通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工作上的交流了。幸好当时公司的汉族同事、经理都认真地教他写字、说汉语。他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学习,一遍一遍练习语法和发音,半年后,多吉脱颖而出。那时,农夫山泉川藏市场初建,多吉成为了许多汉族同事离不开的好帮手。

除了语言外,使用手机和电脑对多吉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但他知道,学习和运水一样,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刻苦和努力。在同事的帮助下,2016年,尼玛多吉成为农夫山泉公司万名员工的杰出代表与员工学习的楷模,在农夫山泉20周年的宣传纪录片中,尼玛多吉的刻苦拼搏与勤奋的工匠精神被记录了下来。

为孩子们送去衣服、文具

“尼玛”在藏语里是“太阳”的意思,寓意向往光明和温暖他人。多吉希望自己能够像太阳一样给别人带去温暖,以微薄之力毫无保留地去做利他之事。

多吉了解到,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学校——普玛江塘乡完全小学有一群孩子,在初冬时仍穿着单薄的衣物,不能抵御寒风的侵袭。他向公司发起倡议:让西藏孩子过个温



把水背上布达拉宫。

暖的冬天。在他的号召下,仅2016年11月的一次献爱心活动,多吉就收到来自农夫山泉各地分公司1503个包裹,18523件衣服,301双鞋子,350套书包/文具的捐助物资。从活动发起,到分配物资,再运输发放,20多天时间,多吉几乎夜不成寐。当将所有的物资挨家挨户送到孩子们手中时,多吉终因劳累而倒下了。

本报记者 陈锴凯

B 一个窰井清淤班组一天清除淤泥约3吨 要将50斤重的污泥和竹竿上下拉1000次 李建国:干着“最黑最臭”的工作

城市里,无论下雨刮风、休息放假,总有一些人无法偷闲,疏通窰井的市政工人就是其一。在这个被称为最“黑”的工作中,每天陪伴他们最多的就是淤泥:黝黑发亮、臭味熏天。

杭州上城市政园林管理所道路养护班组南星班员工李建国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很忙——汛期即将来临,各个窰井都需要清空。

4月29日下午1点,太阳很大。钱报记者见到李建国的时候,他正在杭州凤凰山脚路清淤。一个大概30立方米的窰井池,35厘米左右厚的淤泥,打开井盖,里面的气味可以飘到好远。

李建国今年36岁,浙江台州人,做这份工作8年,是这个班组的组长,穿着一件市政工人特有的橙色工作服,黑、壮实、敦厚。其他班组成员正在轮休,他带着4个组员一路从西往东清过去。

设置路障——打开井盖——捞走漂浮物——倒入大桶——插入网兜——挖出淤泥——装车——封闭井盖,这样一趟下来,清完一个窰井需要40分钟。

“一累一难,累在清淤、难在理解。”他说,大家能看到的是圆圆的窰井盖,其实井底都比较深,以目前正在清理的这个窰井为例,它

和路面的落差大概是3.5米。一根长约6米的竹竿上绑一个能过水能兜泥的尼龙网,伸到底,用力插进淤泥层,扳动竿梢,然后把淤泥拉出来。

竹竿加网兜的重量大概有20斤,一网兜泥大概有30斤,总共50斤的重量来来回回一天要拉1000多次——什么概念呢,粗略估计,一个班组一天清除淤泥大概3吨。一根竹竿大概能用3个月,竿头的网兜最多25天就坏了。

这么大的工作量的确辛苦,但更让李建国有些尴尬的不是累而是“难”:他最怕窰井“身处”小区门口,一方面清淤可能会引起交通不便,更多的是居民的不理解。“怎么会这么臭!明知道这么臭为什么不在晚上人少的时候再清?”

“气味的确会比较大,但也是没有办法。”他说,上下班高峰时期他们必须避开主干道,只有很有限的时间在交通流量相对较小的小路清淤。“晚上施工很不安全,三四米的深井一旦出事就不得了。”

8年的市政道路清淤让李建国养成了职业习惯:只要和家人出门,他总习惯性地去看窰井盖,然后判断井深多少、淤泥厚度几分。



李建国干着“最黑最臭”的工作。

“我最喜欢看下雨天,路上的水快速流向窰井;我最喜欢听,雨水灌入井口,很快很急,汩汩作响。”这个男人,用这句略带诗意的话形容他的工作。

本报记者 鲍亚飞
本报通讯员 郑丹 文/图